海防纂要

海防纂要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穉蒭甫較閱

定廟謨

都御史唐順之題云自海賊入寇以來十餘年東南雖甚其毒而賊之被殺者亦積至幾萬今年寇江北寇浙東者且萬餘而寇福建者傳聞不下二三萬則是殺者不可勝紀而寇者不為少止夫南倭與北虜異口外砂磧之地從古以來原有韃子腹裏膏腴之地二十年前原無倭子今口外尚有一兩年無寇而倭子却無一歲不來如此不已非止外患將為內虞

古云兵久則變生近者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挾官縛吏則兵變之漸矣蘇人素怯弱而游冶子爲懷毒蓄機日何倭來裏外合應幸早發之猶燒官寺劫獄囚閧然一逞則民變之漸矣此其萌芽也誠不可不深圖而熟慮之若謂倭寇之來一歲支却一歲一番殺却一番便自了事則臣不敢知其所終也伏惟聖明勑下禮兵二部備講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略防海固圉之機及　勑督撫諸臣徧訪倭情集議長策二十年前何以絕無倭患十年之間何以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是了如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

以復東南之舊苟可以利 國不必爲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外內臣工方略畢上然後 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年斷却此賊臣猶以爲速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一勝臣猶以爲浪戰耳

敘寇原

太守嚴中云海商原不爲盜然海盜從海商起何也許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常防劫奪募島夷之驍悍而善戰者蓄於舟中泊於雙嶼列表濵海之民以小舟裝載貨物接濟交易夷人欺其单弱殺而奪之接濟

者不敢自往聚數舟以爲衛其歸也許二三輩遣倭一二十人持刃送之倭人還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殺至其本國道中國劫奪之易遂起各島歆慕之心而入寇之禍不可遏矣

都督萬表云向來海上漁船出近洋打魚樵柴無敢過海通番近因海禁漸弛勾引番船紛然往來海上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成羣合黨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勝計在於沿海兼行劫掠亂斯生矣自後日本暹羅諸國無處不到又誘帶日本島倭奴借其強悍以爲護翼徽

州許二任雙嶼港此海上宿寇最稱强者後被朱都
御史遣將官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
就雙嶼港築截許二逸去王直亦徽州人原在許二
部下管櫃素有沉機勇略人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
住烈港漸次併殺同賊陳思盻柴德美等船伍遂致
富强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分領
之因而海上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興販之徒紛錯
於蘇杭近地人民自有餽時鮮餽酒米獻子女者自
陷黃巖屠霏衢而其志益驕其後四散劫掠不於餘
姚則於觀海不於樂清則於瑞安凡通番之家則不

相犯人皆競趨之杭城歇客之家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爲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爲彈硝以爲火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及布帛絲綿油麻酒米等物

除内逆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倭賊入寇多因我民爲之勾引蓋逋逃不歸則禍本未拔東西無息肩之期合行督撫諸臣多方招徠務使不軌之徒以次歸正

擇將才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將才難得而起自行伍慣

歷戰陣者尤爲難得今彼處邊軍衝鋒破敵者既拘例不得報功而斬獲首級者又被勢豪奪去不得報陞官級至於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者又或家貧不得營幹管軍事以顯其才以是將官起自行伍真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　勑彼處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衆家貧不得差遣者務要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印備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伍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次使其得陞官職與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漸陞品級以備

將官之選則在邊將領可得眞才而緩急有備矣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今之世
祿紈袴固有宣力翼戴長於馭衆者矣寧無朘削以
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㪅之兵柄求無敗事不可得
已昔者晉悼公使欒糾爲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
賓爲戎右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伍
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
之士不必限以下位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
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
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

因其技同每百人圍爲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拊髀之思庶幾可慰矣

實軍伍

海道副使譚綸云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温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内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

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
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
附近原籍歲妝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
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爲疲癃殘
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
于逃亡故絶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合無委賢能
有司官員公同該把總官前去各該衛所督同掌印
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將城中街巷盡行查出計有
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戸分格眼紙一張諭
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

於釜竈床鋪若干亦要從實開載貼於大門之上乃各委官親自持簿帶領各伍官旗沿街履戶逐一挨查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文冊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糧老弱不堪者通行革退即於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除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革勾即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自令伊始通行禁止其賣放逃出外行商業藝投兵搬戲及隱容在籍收取

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糧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守城之人如有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糧藉口該管官旗招徠補充至五分以上即量行獎賞其始終不改縱容賣放如故者掌印及諸伍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叅輕則問罪降級重則綁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恤軍屬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優恤軍士著在令甲即如近日

山西等處之變固是諸軍自干　天憲至於處置乖
方當事者亦不得不任其責合無備行督撫總兵等
官令所屬大小將領將部下士卒察其饑寒同其甘
苦務使人樂爲用闡明信義整肅威嚴務使人不敢
欺則感恩畏義無不願死以報上矣

精教練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宋學士蘇軾有言天下不免於
戰無事之時士大夫當尚武勇習兵教庶人之在官
者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
之較以勝負以行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

驪之戰乃今日爲世道計者之所當知也

或者云今之議者不思練兵而數欲調兵昔山東兵嘗調矣而無救於敗狼廣兵再調矣而無救於敗藩土兵又調矣無救於敗而害益滋其所至如乳虎而其臨陣如鳥散居則爲民蠹出則長賊威故民苦調兵與被賊等以其練之不精而馭之無統也夫兵法平原曠野此用衆之地也如羣鹿抗犢以多者勝道狹險要則如兩鼠鬬穴以勇者勝雖衆無所用也兵部尚書楊博題云遠調客兵不如團練鄉兵此誠不易之論況所調狼土等兵兇狠狂悖十倍倭奴總

督既不能節制其將領又不能約束即如近日川貴總督侍郎石某所奏可鑒已但議者動謂鄉兵怯懦緩急難恃不知近日浙江揚州之變多係土人何其勇於私鬬而怯於公戰哉是在處置得宜耳合行督撫等官嚴督各該海防兵備守巡將各處鄉兵係隸行伍者責成軍衛募自民間者責成有司如法團練務求實用至於客兵仍遵　明旨不許輕調騷擾地方

副使茅坤云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北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

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令弩師而教百人善弩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

南京戸科給事中高鶴等題稱各兵之調非經久之計欲選擇客兵之精銳者分別武藝教練鄉兵以一訓十以十訓百以百訓千以千訓萬不半年而民兵即客兵矣

海道副使譚綸云凡言練兵者非但練其藝與坐作

進退之法耳其要莫先於練心其法莫善於節制節者如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卽人心齊一進非倖成退無速奔而常立於不敗之地矣今姑言其槩如以三千人分六總計之十人爲一隊設一隊長百人爲一哨設一哨長五百人爲一總設一把總合五把總爲一營設一叅將士卒未練戰守無功在一營則責之叅將在一總則責之把總在一哨則責之哨長在一隊則責之隊長如是則爲之主將與長莫敢有退縮不奮勇者矣如使爲之將與長奮勇直前以至有失失一叅將則斬五把總失一把總則斬十哨長失

一哨長則斬十隊長失一隊長則斬九卒如是則轉弱爲强因練變化無不如意古人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正是此法但分數要明頭目要衆使我所殺者嘗不過十人則心與法不相害而法可必行茍徒具是法而行之不果亦與無法等耳

毛希秉云軍之充敵者在器兵不完利與空手同射不中的與無矢同海賊之器械惟任短兵我軍足以制之者火器弓弩也然善射者寡乞效种世衡教射之法懸銀錢于百步之外不中者宜罰其矢以與勝者三罰而受責三勝者得銀錢又當令其三六九日

演習如鎮江會手然毋下操之日爲數十偶使各官分臨之庶不費時日而官軍可善射其他應用器械鎗棍弩銃皆以是法校之數月而畢成矣此精技之法也

足兵餉

都御史章煥云師行糧從有餘糧有糗精刁斗自隨樵蘇自給强者主戰弱者主爨此軍中之制也今或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或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設欲晨炊蓐食捲甲疾趨何以應之事機盡泄士忿不平此養兵之制未定者一也

御史徐栻云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蓋民命以食為
天積貯之法在平時且不可廢況夫兵荒之後其可
不汲汲焉講圖之哉臣嘗見　國計取給東南者甚
厚故天下惟東南民力最竭而東南之民又惟農最
苦也未遭寇亂之先每以賦役繁重視田產如贅疣
思欲脫去而為逃亡者大半矧今倭夷載道竄伏不
暇田地拋荒居十九矣所種者又苦久旱難望有秋
將來穀必愈少而農民益困明年田地必盡荒蕪不
惟邊餉可憂雖欲支持本地恐未克濟且冬既無處
可糶夏又無處可　糴民之弱者必餓死强者必羣聚

爲盜如之何而不預爲之所也臣熟思之竊有一事其行甚易其效頗多即倣古常平倉之意爲之欲俟秋收之後苟有所入或於他處成熟地方即行府州縣動支官銀糴米比市價二十分內稍增一分招民自運入城貯之空倉不足則寄貯之空寺院待明年夏米乏之時則比市價十分之內稍減一分糶之不拘城內外皆得糴食專委廉官一員司其出入只此一事其利有七米價不踊農人不傷其利一也城中充實膽壯百倍其利二也粟多入城默寓淸野之意寇從焚掠所失亦少其利三也米價常平饑民得食不

驅爲盜其利四也耕種無資稍貸與之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食之源不絕其利五也十分災傷則開倉賑散民命可全其利六也冬米必賤夏米必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貴羨入亦多其利七也此事儻有可行乞　勑撫按轉行各該府州縣用心議行今惟蘇松杭嘉淮揚被害等處尚可求三年之艾其未被倭地方若早爲之均屬有益夫既有戰士捍禦於外使田者得於耕又積穀預備使民有所恃賴將來田闢穀豐所以足　國裕民者在是矣以之安內攘外復何求而不獲哉

清屯種

海道副使譚綸云　國初屯田之制軍在海濱而田在内地召民佃種本末盡善向來多為大家所占亦有軍貧而轉　者若清查復舊大為兵餉之助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征調戰攻之日官軍行糧口糧照日給發不貲計費若夫敵退盜寧之後兵火少息之時各處要衝添設把守員役使其聚之而食則倉廪積畜莫非小民脂膏何可繼也合無倣渭上湟中故事將沿海空閑地土督令開耕不起科徵且屯且守一年之後人將自食其力不惟省養兵之費抑且

行寓兵之法將至則務農事去則習武貧而壯者得田可耕未有不願爲兵而又可減召募之虛糜者數千萬緡矣昔户科給事中林士元等　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不許屯官分外科擾夫僧道尚許承佃屯田今于長守之戍顧不可聽其開耕空閑土田者耶

汰冗食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　國家養育邊軍極其優厚故居則有月糧出則有行糧寒則有冬衣布花至於獲功則又有重大陞賞無非欲得其精捷以爲敵愾之

地耳乃今老弱條雜所養非其所用逃亡搪冒有名而無其實近戶部題稱督撫諸臣之奏求應援則曰軍馬寡弱逃亡過半請糧餉則曰兵馬衆多供𩊑不支觀此則坐食民力者豈皆投石超距荷戈彀弦之夫未必無老弱疲癃之士與夫缺伍寄名之人也自今合行督撫諸臣各選夙力守廵兵備官員親歷各該城堡將見在兵馬逐一查驗精壯者照舊存留老弱不堪者盡行沙汰戶內果有壯丁准與收補其軍士逃亡即行開除如敢仍前作弊以𧉻邊儲聽各該廵按御史查條究治

集衆謀

舉人王文祿云如至一縣必諭知縣曰爾爲知縣必知一縣人才有謀者不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詢之一縣則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爲省省積而爲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然集衆謀必先虛已略去勢分屈降咨詢遜言不遺寸長必錄懽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寇爲急則庶乎其可也宋岳武穆謀勇之全者也將出兵也猶且盡召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竭智共攻必無敗也

乃行故每戰而無敗況其下者而可不集衆謀乎是故用兵者必以集衆謀爲先也

收圖籍

都御史唐順之云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入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人皆言虜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砂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覘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

雖是風雨來去而其師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者當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駕梁按伏省却大半氣力矣

公賞罰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

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成

副使吳子孝云凡戰鬬之時不須首級爲功今因割首級往往誤事如一陣海寇盡殪滅之總筭給賞不以首級爲貴則破敵必矣

禁妄殺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賞功罰罪勸懲繫焉今各領兵官員既不能奮勇運謀爲地方保障往往將被擄逃回或窮鄉避難之民殺以報功故行路者若非成羣不敢獨行是不能禦賊而返爲民賊矣又從而賞之誠可痛恨今後報首級止一顆二顆者聽本道查訪

果有對敵實迹方轉送紀驗其或詐冒無據者即鞫究明白坐以抵命至於指稱奸細殺以爲功者猶爲易見蓋謂之奸細必至一二人假裝吾民或探聽消息或潛爲内應旣已覺露可縛而致之非臨陣血戰者比也何至斬首級哉以後奸細止許生擒不許殺害違者一體抵罪蓋天理人心昭然難泯而欲欺昧以求滅賊未有能濟者也

禦海洋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論也　國初沿

海寧衛各造大靑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峰墩可爲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東于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乍浦之地海灘淺闊無山嶴避風之處前月把總周易等所領戰船被賊燒燬僅遺十餘隻近又報爲颶風擊碎不若海中洋山殿前窩集反可泊船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廻又非泊船防海處所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

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爲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副總兵兪大猷統領戰船住劄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風汛時月相叅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賊入使不得越過各島則彼毒無所施釁孽不作而內地安堵矣

又云直隷與浙江名雖異地而實則一家若不設官總理則彼此自分門戶賊一入內地隨風南北可以互犯故必共守陳錢分守馬蹟等三道而後賊無遁情兵可夾擊必得總兵官正副二員分駐金山臨山

要會之地先守陳錢以春秋分任更番出入而總將分畫三道馬蹟等三山各督信地則人易爲守而守無弗力矣

兵部尚書楊博云平倭長策不欲鏖戰于海上直欲邀擊于海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邊而不守次邊者事體相同誠得先發制人之意　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爲盡善至於列船港次猶之棄門戶而守堂室寖失初意宜復　祖宗出洋之制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倭奴長技利于陸我兵長技利于水歷查連年用師凡得捷俱在海戰利害較然明

矣海中陳錢大衢馬蹟洋山諸島爲賊南犯必由之路先該督察侍郎趙文華條陳會議海防長策首列此條今又該南京工部尚書馬坤左通政何雲鴈題相同合咨新任總督令總兵官速集太倉崇明嘉定上海沙兵及福蒼東莞等船分爲二哨專守洋山馬蹟又將紹興温台捕魚及下八山採捕福蒼東莞等船分爲二哨專守普陀大衢其陳錢山爲浙直分路之始所宜更番共守

王事黃元恭云或者曰我兵長於水戰短於陸戰而倭奴則長於陸短於水故禦之莫要於海中陳錢焦

蹟大衢殿前洋山當倭奴往來之衝誠設總兵官駐陳錢叅將三員分駐馬蹟大衢殿前洋山常川督哨禦其來而邀其去賊殆盡殲而魚矣愚竊謂其策甚善而難行蓋海棲經月必有颶風巉崖劒峰難於椗泊癸丑春叅將俞大猷圍王直于馬蹟蛟龍驚砲而起幾至覆没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疾風暴雨大作飄没舟師以千萬計是亦乘危幸功者也夫大海無際何獨稱四山爲賊由之衝蓋航海者必晝行夜止依山宿泊自倭東南而來望中惟此四山相去各一二日程始至陳錢必泊次

泊馬蹟次泊大衢次泊殿前洋山若驛傳駐蹕然固非若子午谷東西莫適必由監中行者賊誠知山有兵東西南北何所不適雖失所依泊然與犯戒兵之必死寧冒風濤之不測且聞長老云起椗揚帆舍山泊而適大洋此避颶風之妙術而豈謂必死地哉知戎地而不避有生途而不趨賊必不然矣然則禦其來而邀其去不可爲歟曰依此四山但嚴遣哨稽到之令潛師伺之萬無不中若設官顯駐是示趨避之標耳故是策也宜潛不宜露宜邀其歸不宜伺其來蓋歸路可討日候風信故也

海道副使譚綸云陳錢馬蹟洋山離內地太遠糧餉易匱聲援難及若欲於此設哨海潤無涯恐賊舟不必由此而來我軍孤危無益而有損耳不如荊川舟山備禦之說爲善舟山乃內海非外地也一有緩急哨報與策應皆易

固海垳

太常寺卿魏校云晉溪在三邊欲分軍守邊遂巷聞而訝之使人往問晉溪答曰三邊數千里欲一一守之雖盡天下之兵不能也只是擇要害處爲達虜素所入寇之路把截則可耳晉溪威令素行凡達入寇

衆軍爭相救援無不擒獲邊境稍安此言北邊設險之法愚謂海防亦然

鎭撫蔡汝蘭云環海兵船之設其法不爲不善其備不爲不周矣邇年倭寇往來兵船未收全功者必有說焉夫茫茫巨洋極目無際雖於要害之處聮艦設備而疾風怒濤不特亦必擇善地而停泊焉豈得揚帆起椗常出洋口而能盡阻賊船之不入盡遏賊船之不歸哉但能於大數内打得分數中幾分耳必欲其盡收全功以爲經久不易之圖在於水陸夾攻盡之矣夫倭寇之發艅犯我也毋徒止備一月行糧而

飄泊二月者有之舟船可載百徒而滿載二百者有之及其抵岍困憊莫甚使得焚舟登陸奪險鼓勢養銳蓄精然後出我兵以臨之近者十日遠者一月方得與賊相望反主爲客轉佚爲勞豈能得志於彼哉爲今之計宜於春汛小汛先期一月將各道兵士督發各海口要害之處如在嘉湖者出三關在紹興者出龕山出臨山出觀海出三江在寧波者出定海出昌國出象山在台州者出海門出新河出松門在溫州者出楚門出盤石出金鄉等處安營操練與兵船相表裏以爲防守萬全之計脫或賊船潛入海口則

水兵星羅於其外陸兵雲布於其內其將至也擊其困憊既至也擊其先登既登也擊其無備以憊倉遑之賊而當我養盛豫備之兵一鼓成擒可不血刃而收其全功矣春汛之期不過三月將終四月將半小汛之期不過九月將終十月將半過此則非風汛所利而倭警不必防矣今宜於每年三月九月初將各道統兵官分於信地令其督領部兵出沿海兵船停泊之處安營操練防守賊至既擊春汛至五月終小汛至十月終方令撤兵歸道嚴立限期通行浙直廣福提督總兵衙門永爲遵守則防禦周而賊無返棹

先聲播而賊無伺志矣

謹瞭探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哨探者兵之耳目也哨探既真則先事有備今沿海守把官員遇賊初至皆不聞知及已近岸倉卒遑失措甚則我船亦有被擄以爲賊資者今後把總官務要督同各哨官員多置蜈蚣梭船精選熟知水性之人遠出外洋分投哨探如有聲息先來傳報其附近各港官兵一聞警急隨合䑸約會截擊大洋庶可獲制勝之功如賊從其官其信地登岸把守官不先期傳報附近官兵聞報不即時策應

以致深入腹裏貽害地方聽本道查實指名參究坐以失悞重罪其有與賊相拒衆寡不敵者原情另處庶人心競惕海防可固矣

慎招撫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漸起者必撲滅於微

散賊黨

副使茅坤云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行有司嚴爲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鈎考之而爲之鈎考者亦非欲據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士著

者不得望風而煽誘入海既羣聚入海者廣令招諭出爲緩其罪而出且爲之下令大略賊從以下有自縛來歸者並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來歸者仍按給賞銀二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面縛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如某某者賞銀五百兩仍世襲千戶其嘗佐亂劇賊而能率所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其能手刃首亂某某來歸者賞銀一千兩仍世襲指揮使其爲首亂能自歸者亦除罪免死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

者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死仍優恤以差凡賊中有能自縛告以賊情因導官兵擊死得勝者每二級准手刃一級爵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并輜重兵仗因來歸者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刃佐亂之賊又下令於閩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各賊犯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佑有能自行首鳴者勿連坐其爲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佑不能首鳴而他人告發驗實則以其罪罪仍量以所犯之貲充賞有能私縛所犯來歸者並亦得免死賞如之有能以姓名聞官因而詐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立不聽

因而諜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或立討肖
賊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之其故行黨
而不以告者並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海島諸夷
有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十百人以上効
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以封爵願歲通貢入市者
聽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聚其初未必同情有寃
抑難理因憤而流于寇者有憑藉門戶因勢而利于
寇者有貨殖失計因困而營于寇者有功名淪落因
傲而放于寇者有傭賃作息因貧而食于寇者有知

識風水因能而誘於寇者有親屬被拘因愛而牽于寇者有搶掠人口因壯而役於寇者諸如此類中間不無可矜雖在寇盜之日未必皆無求生之心樂於犯法以甘必死者豈人情之通好哉招徠撥亂轉移亦易吾將爲攻心之謀伐交之計必明揭榜于通衢或書黃旗標揮寇所内地之人有願歸籍許令不時投首官給口糧押赴各該鄉井有親隣識認者即時放釋並不加罪中有豪傑能以智力取倭者來獻者另行重賞若能說誘謀主出降者 題封見任官職如此彼心危疑其黨易散又聞寇至地方必先擄其

士著之人以爲鄉導吾即以鄉人之知巧者遣之搆
去反行間諜或假作接濟之人與之往來使不相疑
或賄貽之財使厚相結兼餽飲食使日相狃如此未
有不可得彼之情以行吾計取者也

擇守令

副使茅坤云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
鷄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爲治最矣時有羽檄
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曰寬則寵
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
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帝方聞

匈奴入雲中上黨諸郡竝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以爲守尉竊謂今日近海之州縣也亦然爲撫巡者當合郡縣長吏及其佐貳竝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略近海者則擇其猛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籍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愼出納謹筦籥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略也

用間諜

都御史唐順之云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鬭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於地形

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且我兵形旣露虜人亦日夜爲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是故得敵情爲難

築城堡

都御史章煥云北邊城堡相望凡以防衝突備虜掠也南方之畜侈於北邊風帆之力疾於馬足苟無城堡賊何畏而不來民何　而不散且夫賊勢之熾凡以鄉民奔竄奸民惑亂助其聲也有城堡則居者守逃者歸耕者斂且遠近按堵什伍相堡奸民無所容無奸民則無嚮導何以能深入居民不散田野不蕪

賦稅不乏根本之要也及今秋冬宜令諸鄉大者爲城小者爲堡而聚民其中城堡羅列賊必不敢越境而內侵東南世世之利也或曰公私俱竭如冗費何夫軍興不止費且不貲民散不復賦將何出城堡所以省軍需足　國計者也何謂費也昔　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使治倭有他策也　聖慮當先之矣今安用紛紛爲也

通貢道

通政唐順之奏云據總兵官盧鏜手本內一款撫處夷情以尊　國體事開稱　祖宗以來給與日本金

印勘合十年一貢船不得過三隻人不得過百名既申遠夷慕義之情遠夷亦得交易中國之貨以為利而中國亦以羈縻遠夷使常馴服不為寇賊百餘年來自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等爭貢讐殺貽害地方因而絕貢至嘉靖十八年正使碩鼎等齎獻貢物并進表文伏罪荷蒙　皇上擴天地之仁雖非貢期復准入貢嘉靖二十六年正使周良等坐船四隻復貢議者計方九年之期有違事例徑自阻回從此貢路不通倭夷素性貪詐利我中國之貨既不與貢則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引同利為寇不止則以偶

蹉一年貢期阻回之故也爲今之計乞題請　聖裁
行令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貢果有眞正表
印勘合別無詐僞姑不計其限例就與奏請起送赴
京譯審來寇之端　勑彼國王令其查治悖逆欽戢
屬夷使不敢再犯則倭夷知有貢路之可通而　計
自銷黨類自携勾引之徒亦可暫縛矣鐙老將也二
十餘年在海上熟諳夷情其言當不甚妄乞　勑該
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瓊驗西
夷事以謂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絕其入寇之路今
亦可借以爲喩也

尚書楊守陳云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疥癬矣　國初洪武間嘗來而不恪　朝廷既正其罪復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許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中國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時挐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　朝廷不知其狡　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綑載而歸則已中其計

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桃渚犯我大嵩刧倉庾燔室廬賊殺烝庶積體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咲樂捕得孕婦則計其孕之男女別視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備倭之詔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　四十八年間邊氓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惴焉茲者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夙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

乃復稱貢而我師遂從其請以達于　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　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其害芟民稼穡爲之舍館朘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筋力爲之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歛雖鷄犬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强市物貨善謔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旣譁然不寧矣若復　詔至京師則所過之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鄞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巳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弊民生而過厚之者一　則欲

得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譏況今倭奴乃我讐敵而於搆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況可與之通乎

開互市

王事唐樞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二年遣使趙秩招諭日本次年國王良懷奉表入貢五年復遣僧

祖闌往諭之隨遣人奉方物時祖闌之使也宗渤以詩別而　高皇帝親和之有同仁無遐邇之句十三年貢使無表文俱發二邊安插十四年貢使表有前使姓名乃悉放還自十五年賊臣胡惟庸黨備倭指揮林賢入倭構亂十六年寇金鄉十九年進巨燭暗藏火藥兵器佐惟庸爲不軌于是　高皇帝立訓絕其往來夫招之者帝王無外之仁也無驗而拘之及得其眞而卽歸之中國柔遠之禮也其奸深禍結宗以永拒聖人誅罪之義也然不卽勤兵于討以訓令代鈇鉞明于勢之所不及不欲以全律之也況罪以

罪乎其人豈終罪其國無可宥之日耶是則良懷世而　聖怒宜息矣故當　文皇帝繼世定貢加賚遣使給符封其鎭山初禁似與全釋蓋後先殊局彼此異宜而其致一也嘗考大明律凡將物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罪止杖一百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及考問刑條例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徃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民者處以極刑若止將大船顧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及糺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發邊衛充軍若小民撑使单桅小船干海

邊近處捕魚採木巡捕官兵不許擾害欽測 皇猷防民以惡交而不强遏其販貿杜民以奸搆而不直撓其生業故海上境外之貨竇與夷爲市罪惟杖而不過謫不勝勝其重也其誅斬焉則人口軍器恐資寇兵益盜黨耳違式巨艦雖成濟具而原其所欲爲若只從互市罪亦不列死款夫然後知 先皇制律之意嚴奸宄以沮其漸復因利用以體其情苟當事者不詳議愼測一切矯枉而踰于直豈 先皇大道爲公之謂哉

通政唐順之云 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

浙江者專爲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輳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舶而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爲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爲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爲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㖟嶼南嶼諸島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或謂定海沿邊舊通番船宜准閩廣事例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猶懼不測而況可啓之乎況其挾貲求利者即非膴肝飲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籍者也豈以我之市不市爲彼之寇不寇哉殷監不遠元事足徵當商船未至而絕之爲易貿易既通而一或不得其所將窮兇以逞則將何以禦之乎今之寇邊者動以千萬計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閩風膽落果能驅之而使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不與

市將何詞以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市兵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我之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繆乎

按倭國服飾器用多資于中國有不容一日缺者安能待十年一貢之期而限以三船所載之數哉若禁其貿易則入寇劫奪一定之勢也蓋倭國雖小亦有君臣朝貢燕享禮儀使無絲綿等物則無

禮文而不成乎國矣彼旣不容不資於我而利重之處人自趨之豈能禁民之交通乎故官法愈嚴小民寧殺其身而通番之念愈熾也已上俱籌海圖編

論曰鄭端簡有云當倭亂之時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祖訓雖絶日本而市舶司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商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近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市舶罷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噫斯言不為無見猶

非窮本之論也蓋姦商貴官家負欠船金固為厲階然使番船不至則姦商貴官家又何從詐取其貨負欠其金以階厲也故靖海之道唯絕番船嚴海禁而已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耶絕之則內外隔而相搆之釁無由生矣夷雖欲窺伺我也何可得耶然朱紈嚴其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甚于夷狄也紈去禁弛不旋踵而蹂躪之禍半天下市船內臣所為乎經國者可以深長思矣載　肅皇大謨

備水陸

防汛之時結營之地雖險阻不足恃貴謹備也册師
屯聚海上傍山島以爲依止伏路有船瞭望有兵會
哨有符巡哨有信法誠善矣苐中間奉法者固有而
習於怠惰者亦多乃若伏路雖設捕兵鼾睡漫不支
更者有之瞭望雖派兵士偷安會不登山者有之及
登山而又躲避風日不行瞭望者有之至於會哨塡
符本以稽兩地之勤惰有會一次併後數次俱塡者
有向不會哨時將繳符併前數次總塡者巡哨外洋
每圖虛應故事如一山之間巡西而失東巡南而遺
北上年壇頭之事可爲殷鑒種種情弊有難枚舉止

存虛名罔裨實効若此廢弛豈今日海防之所宜哉
惟諸總哨果能實心任事方可責各捕兵殫衷効力
自今伊始伏路船於本信前後要地晝夜偵問往來
船隻夜則船面支更水上見有可疑之物及異省船
隻即爲驅逐無容擅入本信瞭望各兵毋分晴雨必
令登高遠瞭照依分定時刻更換不許先期偷安會
哨巡哨必須如期到信外洋偵探毋得虛文塞責彼
此扶同致悞軍機此水軍之說也若陸地結營又有
說焉夫兵臨敵境地形我必細究其順逆叢林我必
深曉其厚薄遇有報警不可急遽周章當寅畏戒嚴

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停淵靜以待之庶不致驚擾潰蹶然思爲未雨之防於凡所止之地四圍隄備各以勁勇之士伏強弩利楯多列鼓鼙有賊遽發擊鼓爲號賊擊衛兵中營出輕兵援之賊擊中營四面發伏夾攻中營惟堅陣待變而已又當選擇輕勇者二十四人爲八方每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爲號第一騎見賊警卽舉旗第二騎知之亦舉旗第三騎知卽馳告本將夜用鼓如晝之旗法若夫烟霧蓊塞風雷震驚旗之不見鼓之不聞三騎並亟馳告庶無卒至之患流突之

虞矣

練氣力

凡人之血氣常用則堅怠惰則脆如善走之馬常常試練則不策而馳苟久畜廄櫪一旦用之而疲矣蹶於練也故勞其筋骨於人有益特不宜太苦耳兵士交鋒器械當輕平日操練器械當重蓋平日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便捷不爲器所欺曰練手之力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試之能疾走臨敵去沙輕便善趨曰練足之力習戰之時必身荷重甲加以重物勉强支持庶臨戰身輕進退自速曰練身之力

誠能練此三者則人力自裕如矣練力要矣練心貴焉力者人之用也心者人之主也平日教之以孝悌忠信之誼明之以死生榮辱之理有事而驅之當敵必死之心存幸生之念絕氣不期銳而自銳力不期足而自足矣

習銃砲

竊觀海上制敵成功器具以銃砲爲第一但捕兵惟慮歲用火藥數少不肯演放惟有不演放於平日故不能濟用於臨事予取威遠砲佛狼機碗口百子等銃一一試放立的以期中捕兵近雖漸知尚不能百

發而百中夫平日百發百中則臨敵倉皇之際僅可什中其四五若平日什中其四五則臨敵倉皇之際可預知其不能中矣近該條議蒙允歲加火藥以備時常演放顧同事者勿容捕兵如前懶惰藉口藥罐無措以致漫不演習務以前行捕兵號令時常親身教練威遠發熕佛狼機等銃可以致遠於五十步之外照把根打去百步之外照把中打去百子碗口鳥嘴等銃力難遠到於三十步之內照把根打去五十步之内照把中打去當敵寧持重而待近勿輕率而遠發此其大畧也乃若銃之大小藥之多少敵之遠

近是在臨時相機務期必中又不可執一而談然銃砲之要尤在火藥之精邇來火藥俱屬總哨製造若苟且塞責是自罹其患也製造既精仍須時常檢點曬晾勿使濕潤則銃砲自利何功之不成哉已上俱參將徐一鳴東海籌略